

山西地方戏曲丛书

(蒲州梆子)

坐 窑

宮門挂帶

杀 狗

黄一松

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一)

“坐窑”系“蒲州梆子”傳統劇目中流行的优秀劇目之一。劇中表現的是呂蒙正赶齋回窑，發現雪地有男女足迹起了疑心，經其妻說明原委，夫妻和好如初。劇本在写呂蒙正帶有寒酸气息的書生本色的同时，表現了刘蕊蓮不以貧賤移其志的堅貞性格。

整理本系根据我团（临汾县人民蒲剧团）舒明貴、張金榜（艺名雪里梅）的演出本加以整理。整理时吸收了川剧“評雪辨踪”情节，并采取了襄汾县（史村）名老艺人段王耀（小生）优美的唱詞。經晋南专区地委宣傳部郑怀礼同志的协助完成初稿。一九五五年六月，参加了晋南专区第一屆戏曲觀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会后，又經山西省文化局劇目审定組予以修訂。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其中疏略之处，在所难免，尙望讀者不吝賜教是幸！

張金榜

1956年8月

(二)

“宮門挂帶”是根据晋南专区蒲剧二团張慶奎同志的演出本，并參觀了新絳县人民蒲剧团牛瑞亭同志的演出着手整理，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完成初稿。二年来在張慶奎、牛瑞

亭、梅忠义（山西人民蒲剧团）等同志的試排过程中，作了适当的丰富与加工，博得观众的欢迎。

剧中表現的是：唐主李渊一时听信張妃、刘妃的讒言竟以攪乱宫闈之罪，要斬秦王李世民。长孫無忌保本不准，文武百官不敢进諫，終賴褚遂良运用聰敏机智，上殿直言諫諍，搭救了秦王的性命。剧中具体地表现了褚遂良刀鋸在前凜然不懼的正义精神。

整理本經山西省文化局剧目审定組予以修訂。

牛俊杰

李星五

1956年8月

(三)

“杀狗”一剧，系在我省“蒲州梆子”鑒定演出中，根据名老艺人王存才先生的演出本，并結合王先生进行整理的。

原剧相当完整。整理时，只是在个别詞句方面，作了一番校訂的工作。

孔子章

1956年11月

坐

窰

(蒲州梆子)

整理者：临汾县人民蒲剧团

戏曲研究組

执笔者：張金榜

人物：

刘蕊蓮 呂蒙正

院公 丫环

鬥

(院公、丫环推窰

門进介，院公放下米口

袋。

院公：参拜姑娘。

刘蕊蓮：罢了。你們到此为何？

丫环：奉了老夫人之命，与姑娘送来十两銀子，

院公：三斗細米。

刘蕊蓮：我父可曾知曉？

丫环：相爷不知。姑娘，銀子收起，細米倒在哪里？

院公：米倒在哪里？

刘蕊蓮：(接銀)——米缸里面。

(刘蕊蓮上。

刘蕊蓮：(念)

家無隔宿米，
貧穷志不移。

我刘蕊蓮，配夫呂蒙正。相公清早去彼木兰寺赶斋，这样大的風雪，怎样还不見他回来。

(院公、丫环上。

院公：奉了夫人命，

丫环：特送米和銀。

〔院公倒米介。

院公：我們回去了。

刘蕊蓮：听我吩咐。你們告稟我娘，从今向后，再莫要憐念姑娘。

丫环：却是为何？

刘蕊蓮：姑娘虽然身貧，我却是貧而有志。往后再若送来，我也是不要了。

院公：我們記下了。

刘蕊蓮：快些回去，免得相爷知道。

院公：遵命！（出 密同下）

刘蕊蓮：丫环、院公已走，我不免做飯便了。

〔行絃。蕊蓮閉密門、掀鍋盖、擦鍋、舀水、添水、取柴打火、燃柴、取米、淘米、添柴、再淘米、下米、坐下燒火。

刘蕊蓮：（唱）

想当年在彩樓擇配

夫男，

將綉球打在了蒙正身边。

背地里我只把爹爹埋怨，

嫌貧勞愛富貴昧却姻緣。

在相府我也曾与父爭辯，

父惱怒赶呂郎逐出蕊蓮。

我夫妻守清貧飢寒無怨，

疼兒娘送銀米常把心耽。

呂郎夫清早間去把斋赶，

却怎么这时候不見回还。

（掀鍋盖看介）

我这里做好了稀粥米飯，

等相公他回来同把飯餐。（坐在炕

上思介，打盹）

〔呂蒙正冒風雪

上。

呂蒙正：（唱）

冒着雪回窰來心中
煩躁，

想起了小沙彌惡氣
難消。

我的妻在窰內孤身
無靠，

怎知我雙手空轉回
寒窰。

（看見足跡生疑）

荒野地窰門外何人
來到。

男迹、女踪——風雪
交加，何人到此？（想
介）莫不是她家中差人
接她回去？不是的。
她當年為嫁我，曾和
她父爭氣，同我來到
寒窰，今日一定不會
回去。（再想）莫不是
我妻望着我來？不是
的。我妻孤身焉有男子
的足跡？（三想）啊！

（接唱）

莫不是我妻有苟且
之交？

倘若是我的妻將心

變了，

我定要把賤人趕出
寒窰。

（推門進窰）

見娘子朦朧睡不敢
高叫，

背過身不由人加上
煎熬。

想當初不嫌我貧窮
潦倒，

她與我同甘苦情深
義高。

這件事倒叫我莫名
其妙，

等我妻她醒來細問
根苗。

哎呀……好冷的天氣。

（閉門）天呀，你既然
刮風就不要下雪；既要
下雪，又何必刮風。這
樣風雪交加，真真凍煞
人了。今天齋飯沒有趕
成，幸喜撿了一把蘆
柴，覓見灶內有火，我
不免燃火遮寒。（見火
生疑，又看見鍋內的
飯，更疑。生氣、燃火、

吹火、吹不着)唉!一个人倒了运了,連火都吹不着了。(扔柴在地)咦,觀見蘆柴落地,架成一个十字。是我想起古人画餅充飢,我何不以十字为題,作詩遮寒。(蹲下,用手指画。念詩)

十叩朱門九不开,
風雪迎头轉归来。
客外足迹是誰踩,
滿腹怀疑实难猜。

哎……眼看把我夫妻冻餓死寒窰,还作的什么詩了……(拿磚放地,响声惊醒刘蕊蓮)

刘蕊蓮:(唱)

見相公冒雪回窰轉,
身上衣衫多薄单。
只見他坐一旁渾身
打战,
我急忙解罗裙与他
遮寒。(解罗裙
披在呂蒙正身
上)

呂蒙正:(看見裙)这是什
么东西?

刘蕊蓮:我的罗裙。

呂蒙正:罗裙乃是下体之物,怎能披在我的身上,真乃玷辱斯文!
(扔裙在地,气介)

刘蕊蓮:相公,难道你不冷嗎?

呂蒙正:大丈夫虽寒而不冷,你看我哪一点象冷的样子!(發抖)

刘蕊蓮:(拾起罗裙。盛飯端給呂蒙正)相公請来用飯。

呂蒙正:(想起足迹)飯內不干淨。

刘蕊蓮:清水煮白米,何言不干淨。給你筷子。

呂蒙正:筷子肮脏。

刘蕊蓮:(疑介)相公,我来問你——

呂蒙正:你莫問我,我先問你。这壁廂?

刘蕊蓮:陽关道。

呂蒙正:那壁廂?

刘蕊蓮:鳥道林。

呂蒙正：好道！（唱）

這壁廂它本是陽關
大道，

那壁廂鳥道林槐柳
相交。

無村庄無鄰舍何人
來到，

我問你這碗飯誰送
在寒窰！

劉蕊蓮：相公，你問這飯
么……莫要問了，悶頭
悶腦吃去吧！

呂蒙正：別人悶頭悶腦還則
罷了，我呂蒙正豈能悶
頭悶腦！（唱）

你說了真情話還則
罷了，

你不說我不用兩不
開交。

劉蕊蓮：相公，我來問你，你
是用也不用？

呂蒙正：不用！

劉蕊蓮：不用就不用！（放
碗。自語）相公今天回
得窰來，與往常大不一
樣，我不免問個明白。
（轉問）相公，清早木

蘭寺趕齋，求的什麼？

呂蒙正：求來柴米。

劉蕊蓮：現在哪里？

呂蒙正：（欲詎妻出窰外，
點頭）現在窰外。

劉蕊蓮：窰門外邊，不怕賊
人偷去嗎？

呂蒙正：我不在窰內，可能
有人前來偷盜，我回得
窰來，哼！他們哪一個
敢來偷盜！

劉蕊蓮：就是無人偷盜，你
也該把它拿進窰來。

呂蒙正：我拿它不動。

劉蕊蓮：待為妻替你幫幫
手。

呂蒙正：如此甚好。

〔蒙正、蕊蓮出
門。看介。〕

劉蕊蓮：相公，怎麼不見柴
米呢？

呂蒙正：若問柴和米，就是
我與你。

劉蕊蓮：既無柴和米，何必
詎為妻。

呂蒙正：我看你愁悶的很，
同你出來觀觀景致。

刘蕊莲：这样漫天风雪，还看的什么景致呢？

吕蒙正：观景可以充飢，評雪可以明志。

刘蕊莲：說的是些什么？
（莫名其妙，想介）

吕蒙正：娘子你看！（念）
荒野凄凉云雾騰，
狹路崎嶇少人行。
（指足迹）

刘蕊莲：（有点明白，自語）相公言来語去，想是为了雪上的足迹。怪道回得窰来这样待我，我且不与他說明。嗯！
（点头，主意已定）相公，为妻不才，續上两句。

吕蒙正：嗯！你且續来。

刘蕊莲：（念）
坚貞不移如青松，
蒼天笑你好懵懂。

吕蒙正：我懵懂。你看这地下的景。（指足迹）

刘蕊莲：（已經明白，有意的打岔）相公，你看天上的好景。

吕蒙正：娘子，你看路上的景。

刘蕊莲：相公，你看山上的好景。

吕蒙正：哎……我指地，你說天；我說路，你指山。你不要王顧左右而言他。我問你这大的？

刘蕊莲：雪片。

吕蒙正：小的？

刘蕊莲：雪珠。

吕蒙正：我的糊塗穷奶奶，我說的是这、这、这！
（指足迹）

刘蕊莲：我的糊塗穷爷爷，我說的是这、这、这。
（指足迹）

吕蒙正：甚么？

刘蕊莲：足迹。

吕蒙正：着，我問的就是足迹。我問你这大的？

刘蕊莲：相公你的。

吕蒙正：我的？我蒙正好运气，来踪变去迹。不是我的，权当就是我的。
我問你这小的？

刘蕊莲：也是你的。

呂蒙正：哎呀！秀才時運低，大的變小的。（指足跡）

劉蕊蓮：（暗笑）是你妻的。

呂蒙正：你的！你不在客內，跑到這裡，（由近指遠）作什麼來了？

劉蕊蓮：了望相公來了。

呂蒙正：你望我不在客左客右，為什麼望在陽關道上去了？

劉蕊蓮：客左客右望你不見，遠遠的望了你一遭。

呂蒙正：承情哪承情。

劉蕊蓮：理當哪理當。

呂蒙正：這個賤人，活活的就把人氣煞了。你先過來。我來問你，令尊在朝，官居何職？

劉蕊蓮：當朝首相。

呂蒙正：令堂？

劉蕊蓮：一品夫人。

呂蒙正：娘子你呢？

劉蕊蓮：不敢，千金之體。

呂蒙正：噫！好一個千金之

體！你來，再看看生我。

劉蕊蓮：一個窮秀才，有什麼看頭。

呂蒙正：我也情知窮秀才沒有看頭。有朝一日到京高中，少不得你是一品夫人。照你這樣胡行亂走，一穢污相府，二玷辱我斯文。

劉蕊蓮：為妻安貧若素，堅貞如鼎；哪一個胡行亂走？

呂蒙正：既然如此，就該將這平了。

劉蕊蓮：日出自然平。

呂蒙正：誠恐平不了。

劉蕊蓮：平不了，掃了它。

呂蒙正：掃不尽。

劉蕊蓮：哼！回的客來，絮絮叨叨，真真氣煞人了！（進客）

呂蒙正：哈哈！好心與她講話，她竟然進客去了。今天夫綱要正，一定要打這個賤人，正一正我的夫綱。（進客拾磚欲

打)打!

刘蕊莲: 相公, 你要打着为妻嗎?

吕蒙正: 我, 我, 我怎敢打你这千金之体。我把这密內的家具一齐打坏。

刘蕊莲: 你住了吧! 密內只有一个沙鍋两个碗, 打坏了該拿什么做飯呢?

(端沙鍋迎上) 你与我打吧! (吕蒙正放下磚, 用道袍接沙鍋)

吕蒙正: 两口子打架, 就不該这沙鍋的事, 你放下。

刘蕊莲: (欲放下鍋, 吕蒙正又拾磚欲打, 刘蕊莲又以鍋迎上) 你放下。

吕蒙正: (气介) 哎! (磚头掉地, 砸脚) 气煞人了, 气煞人了! (坐下)

刘蕊莲: 观見相公气的这个样子, 我不免与他講說明白。(坐近吕蒙正)

啊, 相公!

吕蒙正: 离我远些!

刘蕊莲: 为什么离你远些呢?

吕蒙正: 莫叫我这穷气, 扑了你的身上!

刘蕊莲: 相公……

吕蒙正: 挤、挤、挤!

刘蕊莲: 哪个挤你?

吕蒙正: 眼看把一个人挤在密縫里面去了, 你还挤哩!

刘蕊莲: 相公, 我和你坐下講話。

吕蒙正: 啊, 坐下講話。自古常言講的好来, 坐而能言者, 未必立而能行!

刘蕊莲: 怎見我坐而能言, 未必立而能行?

吕蒙正: 人生在世, 全不了三件大事, 枉为人也!

刘蕊莲: 哪三件?

吕蒙正: 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貧賤不能移。

刘蕊莲: 相公講說此話, 我倒也占全了。

吕蒙正: 誠恐你全不了!

刘蕊莲: 全得了。想当初在

彩樓之上，拋打綉球，
有許多王孫公子，舉貢
生員，皆不在我的眼
中，那時見你才華過
人，我才將綉球贈送與
你，算不算富貴不能
淫？

呂蒙正：稍稍算得。這二？

劉蕊蓮：你我夫妻同進相
府，參拜相父，我父見
你貧窮，要我悔親，我
誓死不从，才惱怒我父
將我們双双趕出，算不
算威武不能屈？

呂蒙正：這三一件你就全不
了！

劉蕊蓮：我全得了。我隨你
來在寒窰，糧無隔夜，
衣無多重，我安貧若
素，毫無怨言，算不算全
得了？

呂蒙正：想當初我把娘子當
作有情有意……

劉蕊蓮：如今？

呂蒙正：如今……（氣介）
哎，氣煞人了，氣煞人
了！

劉蕊蓮：哎，相公哪！（唱）
尊相公莫要胡猜
、疑，
听為妻把話說來
歷。

呂蒙正：我看你有何說的！

劉蕊蓮：（接唱）
我的娘想起我和
你，
差丫環、院公來這
里。

呂蒙正：啊！丫環、院公來
了？

劉蕊蓮：（接唱）
送來了十兩銀子三
斗米，

呂蒙正：啊！送銀米來了！

劉蕊蓮：（接唱）
咱夫妻寒窰好充
飢。

回窰來不問情和
理，

你猜疑為妻太冤
屈。（坐在炕
上，氣介）

呂蒙正：（自語）哎呀……

呂蒙正哪呂蒙正，你好

有不是！回得窰來，不問青紅皂白，就與娘子吵吵鬧鬧，真真豈有此理！（見劉蕊蓮生氣）覷見娘子惱的那般模樣，我不免賠個笑臉也就是了。（近前挨劉蕊蓮坐下）娘子，娘子！

劉蕊蓮：離我遠些！

呂蒙正：為什麼叫我離你遠些呢？

劉蕊蓮：莫叫我這臭氣，扑了你的身上。

呂蒙正：娘子，我和你坐下講話。

劉蕊蓮：擠、擠、擠！

呂蒙正：哪個擠你？

劉蕊蓮：眼看把一個人，擠在窰縫里边去了，你還擠哩。

呂蒙正：娘子，我錯了！

劉蕊蓮：錯了，錯怪好人，豈有此理！

呂蒙正：你倒是六月債，湊熱就還哩。娘子，豈不聞聖人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你是寬宏大量之人，難道還容我不過去嗎？（作揖賠禮。劉蕊蓮仍不理）娘子，若是再要生氣，你來看，我就与你……（欲跪未跪）

劉蕊蓮：（急扶住）相公，凡事必須三思而行，下次不可鹵莽。

呂蒙正：娘子，下次我也就不敢了。是你方才言道，我那岳母給咱送來銀米，米在哪里？

劉蕊蓮：咱還有前廳后樓？

呂蒙正：一無前廳，二無后樓，就是這一孔破窰。

劉蕊蓮：那你自己不會找去么？

呂蒙正：啊！待我親自去找。銀子呢？

劉蕊蓮：我給你拿來。

呂蒙正：（見缸內的米）好米，好米！娘子，這是多少？

劉蕊蓮：三斗。

呂蒙正：三斗！可是不少，

这就有七八斗！

刘蕊蓮：三大斗。給你銀子。

呂蒙正：三大斗就这么些！

（接過銀子）可說銀子老兄，銀子老兄，我呂蒙正不曾得罪于你，你怎么連我的面兒也不見呢？今天一定要重重地罰你！

刘蕊蓮：相公，你怎么說出呆話來了！

呂蒙正：（假裝沒有聽見）看在娘子的面上，饒恕于你。下次可不敢远远的离开我。（想了想，自語）有了，我不免指着銀子与娘子取个笑兒。娘子，我看你不是你二老爹娘親生的女兒！

刘蕊蓮：我怎么不是呢？

呂蒙正：既是你二老親生女兒，好銀子不給你我夫妻，把这虫子吃了的銀子給咱拿來了。

刘蕊蓮：哎，我的穷爷爷，那是銀子上邊的蜂窩眼。

呂蒙正：我豈不知是銀子上邊的蜂窩眼，我是指銀子与娘子你取笑哩！

（按肚子）娘子，我餓了，快給我端飯去吧！

刘蕊蓮：待我与你端飯去。

（拿碗盛飯。想起了方才呂蒙正說的話）相公，這飯你不要用了。

呂蒙正：怎么不用呢？

刘蕊蓮：飯內不干淨！

呂蒙正：哪，清水煮白米，何言不干淨。給我一双筷子！

刘蕊蓮：筷子肮脏。

呂蒙正：哎！你怎么把我那兩句話，用在这里來了。娘子叫我先吃飯！

（微帶秀才驕氣，欲吃飯）

刘蕊蓮：相公清早出窰，为什么空手而回？

呂蒙正：唉！提起赶齋，我的气就又来了！是我清早去彼木兰寺赶齋，誰知可恶的沙弥，先飯后鐘，使我去而扑空。

我在那里挨等了一等，
覷見一伙小沙弥在那里
烤火。是我止得前去，
他們見了我理也不理，
我就把我这袍幅撕下一
塊，撩在火內，把他們
烟的一个一个全都走
去，留下我一个人在那
里烤火御寒。誰知唐七
那个秃驢，从后寺端了
一瓢冷水，就是这样嘩

……

刘蕊蓮：相公倒了！

呂蒙正：是呀，火都灭了，
还不倒了嗎？

刘蕊蓮：哪，相公，你把稀
飯倒啦！

呂蒙正：唉！（唱）
时运不来好怪哉，
蒼天爷屈了我栋梁
才。
好明月倒被浮云
盖，
又方比明珠土里
埋。
万般处在無其奈，
但等考場早日开。

刘蕊蓮：相公不要着急，鍋
內还有稀粥，待为妻与
你端来。（盛飯与呂蒙
正吃介）

〔門斗上。〕

門斗：（念）

門斗、門斗，两腿
常走。爱吃猪肉，好喝
燒酒。門斗是我，我是
門斗。来此已是呂师傅
的客門，待我喚他一
声。呂师傅！呂师傅！

呂蒙正：娘子，你也吃上
些吧！（遞碗与刘蕊
蓮）

刘蕊蓮：少时我再 来 用。
（放碗）

門斗：（自語）睡着啦！
待我拿塊石头，打在他
的門上。（击門）

呂蒙正：（惊介）娘子，这
是誰来了！待我出去看
看。（拾磚出客）

門斗：呂师傅！

呂蒙正：門斗，（放磚）你
到此为何？

門斗：奉了学里师爷言，

命，与吕师傅送来靴帽、藍衫、十两銀子的盘纏，打發你上京求官。

吕蒙正：老师的好意，待我收下。（接过靴帽、藍衫）

門斗：娃子送来的。

吕蒙正：你不要走！吕师傅还有个心思哩！（进谿，放下靴帽、藍衫）

刘蕊蓮：相公，門外何人？

吕蒙正：原是学里师爷，差来門斗与我送来靴帽、藍衫，还有十两銀子，命我上京科考。

刘蕊蓮：老师的好意。

吕蒙正：門斗送来的，我还許下一点承謝。娘子，你說該給他些什么呢？（想介）

刘蕊蓮：把这十两銀子給了他吧！

吕蒙正：你拿来吧！（搶过銀子）你好大方！什么事就給他十两銀子！

刘蕊蓮：你說与他什么好

呢？

吕蒙正：（想）給他些米吧！

刘蕊蓮：谿內無有升斗。

吕蒙正：（又想）我与他抄上两把。

門斗：（自語）进去老不出来，待我听上一听。

吕蒙正：娘子，我抄你看着。

門斗：（自語）动了炒啦，八成要請請我。

吕蒙正：一抄。

門斗：（自語）一个碟。

刘蕊蓮：少。

吕蒙正：两抄！

門斗：（自語）两个碟。

刘蕊蓮：还少。

吕蒙正：还少，三抄抄。

刘蕊蓮：看你那穷气！

吕蒙正：多了！倒下半抄，給他两抄半。（慢慢出門）

門斗：（自語）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吃过“两抄半”，不等啦，走吧！（欲走）

呂蒙正：鬥斗，你回來，你
為甚么要走呢？

鬥斗：（又回）你不出
來，我还不走。

呂蒙正：鬥斗，我無別的給
你，想了半天，只有一
些米，給你吃去吧。

鬥斗：待我拉牛套車去。

呂蒙正：沒有多的。

鬥斗：待我拿口袋去。

呂蒙正：有限的一點，你那
袍幅也就夠了。

鬥斗：袍幅就行，不得
多。呂師傅，是個開叉
子的，你看，前街通到
后街啦！

呂蒙正：半幅就行。（倒米）

鬥斗：這半幅能兜多少
呢？（接米）

呂蒙正：鬥斗，拿回家去，
給你母親喝米粥去吧！

鬥斗：呂師傅，倒哩嗎？

呂蒙正：倒上半天啦！

鬥斗：（看介，一笑）呂
師傅，這都是給我的！

呂蒙正：不錯，都是給你
的。

鬥斗：狠狠的一把米，一
個鷄子吃不了，兩個鷄
子不夠吃。呂師傅，我
不要，我家里有哩，你
留着給我師娘熬的喝米
湯吧！

呂蒙正：我是實心實意的給
你哩。

鬥斗：我也是實心實意的
不要。（抖衣襟，倒米
給呂蒙正）

呂蒙正：你拿上！

鬥斗：我不要，我不要。
你还顧我哩，看你怪也
不怪！（下）

呂蒙正：這是你不要，可不
是我舍不得。這才是家
財在，不該我破財。

（進窰）

劉蕊蓮：鬥斗要也不要？

呂蒙正：不要，惱的走了。

劉蕊蓮：他是嫌少吧！

呂蒙正：要是多了，他倒拿
走了。倒上吧。（倒米
介）掉了一顆！

劉蕊蓮：一米不成粥，那能
得到何地？